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九十四回 感年華落梅比身世 忒潦草嬌啐賀生辰

卻說這日早晨，寶珠先到宗祠裡去，叩過祖先，回來到南正院給柳夫人叩過了喜，又到東府去叩了秦文的靈，並在東正院坐了一會。秦瓊進京未回，石漱芳和麗雲卻在袁夫人身邊。寶珠因問漱芳道：「二嫂子，這幾天可曾回府？」漱芳回說：「才是昨兒回來，家太太和瑣琴姊姊，今兒都到你府裡去，給二太太道喜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菊儂姊姊今兒可來不來？」漱芳道：「菊儂昨兒也在咱們家裡，他們約了說同來的。還說到東花園來住幾天呢。」寶珠喜道：「那麼東花園裡到要熱鬧起來了。可惜咱們園裡倒反冷清清的，不比從前，二嫂子有著家務，不能常來，自不必說，連大姊姊、二妹妹他們也不來了。偌大一個園子，只剩得我們兩三個人住著，蕊珠妹妹又搬到南正院去了，你想可不冷靜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你怕冷靜，何不搬到東花園來？我把小羅浮館讓給你，可要比著惜紅軒寬敞得多了？」寶珠笑笑說：「也好，我去回太太，一定都搬了過來。」又道：「大姊姊怎麼不見，可是還病著嗎？」袁夫人道：「病倒早已好了，前兒被葉老太太接了去，連綺兒、茜兒也和白鴿子一般裹了去，只剩我娘兒們三個在家，可不比你園子裡更冷靜些。」寶珠道：「今兒太太可能賞個臉兒，請過去鬧熱鬧？」袁夫人道：「心裡也這麼想，只是還在喪服裡面便去吃酒看戲，可不要被人議論，說不定你大姊姊帶著綺兒們跟葉老太太到你那裡去呢。」寶珠忙道：「那麼我該回去稟知太太，替葉老太太預備著房間才是，太太可許妹妹和我一塊兒去？」麗雲看看袁夫人的臉色，見沒什麼不肯，因道：「太太不去，我怎麼好去。」袁夫人道：「你愛去便去也得，只不要看戲。前兒不是老姑子說，活人看戲，死人要生氣呢。」寶珠不禁笑了笑，因便攜著麗雲的手要走。袁夫人因向麗雲看了一眼道：「今兒那邊有客，隨身衣服跑去，像個什麼樣兒？不知道的，還當你丫頭看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南府裡來的女客，誰還不認識我。也罷，寶哥哥先去，我回去換了衣服再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妥，回來又變了卦，我跟著你去吧。」說著，便向袁夫人告辭，和麗雲將著手兒同出東正院，來到小羅浮館，催著麗雲換衣服去，自己卻步上迴廊，到麝雪亭邊去看。只見滿院的梅花多已綴滿了綠葉，梅子也落盡了，只有假山角裡向陰的地方，還有幾個黃梅綴在枝上，搖搖欲墜。一陣南風吹來，也便軟軟地掉下地去，寶珠心裡不禁起了一種感觸。正是惆悵著，遙見麗雲已經換了一件湖色的外國紗衫，頭上戴了些純白的珠花，越顯得雅淡宜人，站在迴廊上向寶珠招手兒。寶珠便跑下山來，將著麗雲的手道：「妹妹，你住在這裡，倒不嫌煩悶麼？若教我對著這滿院的綠蔭，昏沉沉的，怕早悶出病來了。」麗雲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我常常一個兒靠在欄杆上，看這樹上掉下來梅子，三四月的時候，那青梅子掉在地下，拍的一聲打的粉碎，我這顆心便像也碎了一般，一股酸水幾乎向眼眶兒裡迸了出來；到得黃梅時候，那梅子落下地來，倒反不會碎了，倒好像軟丟丟的，和一個棉花團兒一般，看著倒覺有趣。所以，我想一個人也和梅子一般，我們年輕的人便像青梅子，一落地就碎了，那年老的人倒和青梅一般，禁得起顛撲。因此我才明白過來，葉老太太和咱們太太及二太太經著風浪倒也不覺得什麼了，只我心裡自從老爺故世之後，又分了家，我的心便像落地的青梅子一般，又酸又碎，簡直說不出個滋味來呢。」寶珠聽說，不禁點頭太息，因道：「照妹妹的年紀還是梅花開著的時候呢，只我和婉姊姊一班人，已經到了綠葉成蔭、子滿枝的地步。若照三老爺的年紀，算來我已過了三分之一，前頭的日子，渾淘淘兒過著，倒不覺得怎麼，如今回過去想想，好比花好月圓的時候，何等美滿濃厚。如今，花兒已經開到芍藥、牡丹，日子已經過過了中秋十五，眼見得一日一日的銷滅下去，要望再有那一天子，除非是過上一年。要曉得花兒月兒過上一年，還會得重新圓好；人生便要再過一世，才會得再遇芳春呢。」說著，不禁眼角上掉下淚來。麗雲忙道：「今兒是什麼日子，怎麼又講這種傷心話兒？」又笑道：「這種話回來只有二姊姊講的，你還笑他杞人憂天，怎麼如今也和二姊姊一個腔調，專門尋這些煩惱，何苦來呢？一個人不趁著活在世上的時候尋些快樂，等到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因念今兒是寶珠生日，不該說出死字來的，因便咽住了，卻把自己的帕子替他拭去眼淚道：「時候已九點鐘了，那邊客人想必已經來的不少，咱們去吧。」寶珠方記得道：「不錯，方才宗祠裡回來，花農說華瘋兒已來了。我這些時候不出去，不知道罵得我什麼樣呢。」麗雲因問：「華瘋兒是誰？」寶珠一路走，一路和他講著華夢庵的笑史，惹得麗雲笑個不了，倒說「一個人做人該派這等爽利才是。」說著，已向東花廳出來。

寶珠因道：「我到西花廳去再來。」麗雲道：「不行，你既邀了我來，怎麼又丟了我，歸自己去？」寶珠無奈，只得陪他同進南正院門，卻不道里面靜悄悄的，沒得人聲。因道：「他們都哪兒去了？」殿春正從抱廈裡出來，見是麗雲，忙陪笑道：「二小姐來得正好，太太剛教我請去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又講好聽說呢，既是要去請我，為什麼還盤在自己房裡？此刻太太她們可是在園子裡嗎？」殿春道：「剛才葉老太太和親家太太幾位奶奶、小姐都來了，這裡擠的滿屋子人，坐也坐不下，所以都在水流雲在堂那面。」麗雲因點點頭，放了寶珠道：「讓你去吧，回來你走那邊進來，路倒近便些呢。」寶珠便教殿春陪著麗雲同去，自己回出南正院，逕向西花廳來。卻見祝春與蘧仙從川堂上進來，便站住了，等到面前，三人互相問好，寶珠因見他兩人都是便服，倒覺自己穿著大衣反拘束了，因請他兩人先進西花廳去，自己仍回到惜紅軒來換衣服。

房裡只有春妍一人在著，以外的都到山下去了，因向春妍笑道：「怎麼丟你一個兒在此，可不冷靜？」春妍一面替他換著衣裳，一面笑道：「越是興頭的日子，越是我的晦氣，連丫頭、婆子都跑去趁熱鬧了，我不守著空屋子，誰肯守著呢？」寶珠笑了笑，道：「說得可憐，那麼我守著吧，你去玩一會兒再來，或是我伴著你在這兒不出去吧。」春妍道：「我也配絆住了爺？這些好聽話兒不說吧，還是快些去了，讓我來折衣服。」寶珠道：「衣服擦著罷了，讓小丫頭們來折。你來我問你，今兒是我生日，大家都給我道喜，送東西我，獨有你清早起來，只對我笑上一笑，也不說一聲兒恭喜，也不送我一會兒東西，好意思過得去嗎？」春妍甩脫手道：「又來牽牽纏纏的了，我最恨的是拿這些空話兒來敷衍人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不愛空話兒敷衍，愛……」春妍不待他說下去，早就兜臉的啐了過來道：「你再講，我便惱了。」說著，真個沉下臉兒。寶珠見他一種佯嗔帶笑的態度，實是可愛，因便笑道：「我便愛煞你的嬌啐，我今兒沒有用花露水洗臉，請你啐上一口。」說著，挨近臉兒來，叫他啐。春妍真個用唾沫兒啐了他一臉，返身就逃出房去。寶珠追著出來，卻已早不見了，因向門外找去，也不見他蹤影。

只見九曲橋上，來來往往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，都打扮得和花兒一般，也辨不出誰是誰，心想走下山去趁熱鬧去。因念華夢庵來了好久，不曾去打個照面，究竟也有些過意不去，只得向留餘春山房的山坡下來。走出園子，仍到西花廳來，卻見華夢庵正在那裡指手划腳的，和祝春等談笑。石時、桑春也在一處，和秦珍說話。寶珠便向各人都寒暄了一會，並向夢庵道歉。夢庵道：「我只當你今兒不出來了，陪著姊姊妹妹在房裡做生日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早出來過了，祝春、蘧仙都好做得見證，因為穿著公服，怕你取笑，才回去換了再來。」夢庵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我這句話更是著了。祝春來了可一點鐘，換衣服要這許多功夫嗎？可不是在房裡做生日呢？」說得大家笑了。寶珠不僅紅了臉，因搭訕道：「不錯，太太說謝謝你，昨兒的影戲好極了。」蘧仙始恍然道：「怪道說送禮的人直到起更時分才回，不過也不犯著瞞我。」夢庵笑道：「如果告訴你，怕你便巴不到天晚呢。過來看影戲，回去遲了，可不又累你開出房外，到書房去守一夜兒寡嗎？」蘧仙置之不理，卻問寶珠道：「他那影戲，我前兒早看過了，是洋燈光映的呆片，有什麼好看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是昨兒演的，卻是用電光的活動片子。春聲館的戲台上，還裝著些電燈呢。今兒晚唱戲，倒好借著些光。太太還想園子裡都裝了電燈，那管機器的人說，他這部機器，只好裝著三十盞燈，若是園子裡統裝起來，至少須得千八百個燈頭，才分派得夠呢。那機器匠又說，裝電燈不如裝電話的省事。他說咱們家如果裝十架『德律風』，只消五百塊錢，以後每月給三十塊錢月費，他來包裝。太太歡喜的很，今兒已經付了定錢，教他辦去了。」秦珍因道：「小的『德律風』只要十二塊錢一對，外面舖子裡盡有著，只消打個條子，去拿五六對來就是。」寶珠道：「他說外面舖子裡有的，不過是個模型，當不得正用，要那種雙鐘碗兒的才好。大嫂子和寶姐兒也定下了兩架，今兒麗妹妹來了，只怕東府裡也要裝幾架呢。」夢庵拍手道：「如果這等便宜，我們大家都裝了起來，四通八達的，可不有趣？明兒我和祝春、蘧仙，也都裝上一兩架兒。那管機器的人可在？快去把他喊

來！」因教花農去喊，不知華夢庵的話，可能辦到？且看下回。正是：  
一堂聚首春無價，千里談心電有情。